

浙江文叢

方孝孺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方孝孺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方孝孺著 徐光大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方孝孺集卷十九

贊

春秋諸君子贊有序

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，則於古人乎求之。讀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得數十人，心慕焉。聖賢所稱較著者，不敢論；少戾乎聖賢之道者，不敢取。自石碣以下十有五人，取其事，贊其美，以爲法云。

石碣

國之所恃，在老成人。以國爲家，不私其親。知以發謀，勇以戡亂，雍容談笑，坐拯世難。侃侃石子，衛之父師。先事而諫，徵若蓍龜。始不吾從，弑逆果作。徐發一言，元凶就縛。春秋所書，篡弑孔多。誰能討賊，不煩干戈。雄才勁節，英識大器。仇牧晏嬰，視之有愧。世悅苟難，滅親是稱。臨危善斷，卓乎難能。嗟衛之微，臣有石子。嗚呼九州，敢謂無士。

季梁

賢知所居，國小猶強。文謨武猷，屹如金湯。荆楚之隨，可坐而取。久而不亡，以有君子。其在朝廷，敵國震驚。有旅若林，莫之與京。及乎棄賢，奸雄相賀。世無人望，雖強易破。長孺在漢，子儀在唐。叱咤指麾，威行萬方。彼冥弗思，忽不知貴。我懷生民，今也誰恃。

臧僖伯

戡禍弭亂，世貴乎兵。兵之所加，治其既形。心術之微，禍亂所自。孰能治之，諫臣之事。在昔魯隱，矢魚於棠。其事雖微，其志已荒。有臣僖伯，憂其漸懈。昌言正色，以訓以戒。天稔其禍，聞善不爲。鍾巫之難，實兆於斯。聖之求諫，匪曰觀美。群情既宣，萬事畢理。自以爲智，厭棄人言。篡弑將行，至死不聞。諫之不用，鮮不亡國。我思若人，中古遺直。

公子友

魯有季子，社稷大臣。處人所難，不失其仁。莊僖之間，兄弟多故。叔牙慶父，交紊王度。親爲骨肉，義存君臣。縱則廢法，斷傷乎恩。酌事之中，酬酢萬變。龍驤虎踞，蛇豕屏竄。才優於爲，齊以無私。春秋嘉之，志其來歸。周公東征，克對文武。烈烈季子，不忝皇祖。後世之

士，量小才輕。大故臨前，驚怖失聲。聖賢至公，徇道忘己。後國先家，季子所耻。

叔盼

士處衰世，若行泥涂，孰能超然，不受其污。叔盼之賢，高潔蓋世。非義之祿，笑而不視。兄也有國，匪君斯君。獨深耻之，安乎賤貧。我捫我履，可以衣食。我身雖勞，吾義已得。彼爲富貴，千乘萬鍾。其外雖導（疑作通），其心則窮。人之所趨，不我能止。我之所好，不以易彼。卑卑小夫，利達是圖，朝讎夕臣，犬豕不如。伯夷之清，子臧之節。周公之孫，魯邦之傑。

劉康公

道在天下，莫不與聞。能知其真，千載一人。春秋之間，何國無士。名言至論，卓卓可紀。有偉劉子，獨得其宗。矢辭豈多，妙合大中。孰養其原，以定厥命。必有事焉，勤禮致敬。後乎洙泗，先乎唐虞。聖賢有傳，不謀而符。生民夢夢，飲食作息。道之不明，誰達其極。三代君相，治之師之。逮德下衰，以法縻之。上曠其職，下悖其紀。孰非天民，嗚呼劉子。

范文子

霸國之士，尚利與功。納君於邪，不思其忠。孰若夫子，識微慮遠。以勝爲懼，勇於從善。

鄢陵之戰，楚師大崩。矢中其王，蠻方沸騰。衆夸威強，獨有憂色。外患盡寧，非計之得。彼昏不戒，以幸爲常。上肆下陵，禍興蕭牆。先事有言，衆謂迂怪。深謀弗從，卒履其敗。六國滅秦，晉亂平吳。全盛之邦，多忽永圖。烈烈夫子，非霸者佐。以道事君，大臣之亞。

子臧

恒人於利，錙銖必競。亦獨何心，力讓千乘。仁義可樂，名節可尊。肯取瓦礫，棄遺璵璠。簞弑紛紛，孰非臣子。先生醜之，恐其污己。高不忘世，潔不亂倫。大鎮社稷，爲曹宗臣。秦楚有王，雄霸中國。戰不足稱，千載污辱。去彼取此，疇能與偕。以利易生，果何人哉。

臧文仲

衆人之生，莫不有死。死而可傳，舉世無幾。有美大夫，國之典刑。仁義之言，煥如日星。其身有終，其名不沒。後人宗之，指爲口實。晉楚之盛，豈乏世卿。貴富一時，事無餘名。大夫立言，後世是式。念哉勿忘，尚懋厥德。

祁奚

賢才之生，國用所資。觀其進退，治亂從之。一人在朝，善類興起。欲知其心，尚視所舉。

彼也吾戚，此也吾朋。人以爲比，吾舉其能。孰爲隙讎，孰所怨惡。吾取其才，餘不暇顧。心無黨私，爲國得人。苟利於國，遑恤我身。古之君子，自信不苟。不以毀譽，輒變所守。嗟世之人，匪矯則偏。或遠之用，或親之捐。有徇大公，舉讎與子。取謗速咎，終莫能以。道不勝僞，治功日污。豈特夫子，當世所無。

魏絳

晉有跛夫，好兵而愎。以一笑故，幾亡人國。天鑒凶德，卒傾厥宗。三卻受誅，假手厲公。允文魏子，以兵爲戒。輯和戎夏，晉以昌大。悼公之世，屢合諸侯。續業文襄，政教具修。意之所嚮，靡有不服。群賢在位，魏子之力。士不知道，以戰爲嬉。孰能無爲，坐制四夷。

孟獻子

世無材智，不過於削。非有仁人，何以爲國。魯號多士，粲乎有文。穆穆獻子，其德可尊。用侈國貧，言利愈密。宣成之間，苛政橫出。夫子是悼，勢莫止之。昌言在人，後世紀之。乘馬之微，鷄豚不畜。富盡天下，恒患不足。古稱盜臣，或以爲才。我懷夫子，莫知我哀。

季札

士之制行，不必於同。取舍進退，惟義之從。苟同其跡，不度乎義。尚類古人，非德之至。嗟嗟季子，賢且有文。博達通微，世鮮其倫。使之有位，變夷以夏。桓文之績，不足與伍。天將喪吳，鬻童僭攘。晦德潔身，效節子臧。道之廢興，蓋曰有命。行非子光，止豈子病。衆人何知，爲譽爲尤。孰明子心，其惟《春秋》。世教日衰，戰爭求位。季子有知，當爲流涕。

子皮

大人無私，物我同視。善出於人，與己無異。人之勝己，善者己能。翼而扶之，與之俱升。授之國柄，躬率以聽。賞罰弛張，必從其令。此謂盛德，自古難之。懿哉子皮，爲公卿師。僑實國楨，社稷是賴。振經立則，國勢幾大。非子知人，群枉孰容。鄭之有政，夫子之功。紛紛鄙夫，識闇量淺。己則無能，惡人爲善。世之不治，豈曰無賢。孰起子皮，吾爲執鞭。

子家羈

魯有盜臣，擅國自恣。昭公寡謀，躁以失位。遜齊居晉，淹恤八年。惟子家子，奉以周旋。自有可爲，謀猷甚遠。拒而不從，卒以喪返。使用其言，動合事機。豈其終身，棄國不歸。久

而彌恭，困而無怨。義不近名，忠不避難。考德千載，難乎其全。夫子之節，允也可傳。晉文五臣，世嘉其績。彼也以才，夫子以德。

蜀三守贊

李公冰

處厲民之時，而爲惠民之政，非仁者不能也。興一方之利，而流萬世之澤，其才智足稱也。幸而治乎蜀，使斯民違乎難，而樂其生也。不幸而仕乎秦，使後人論其世，而賤其名也。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，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。如公者爲人之所難，而能取信於上下，殆非秦人也，三代之英也。

文公翁

漢初之治，猶有秦風。刀筆程才，賤德右功。矯矯先生，知政之首。閔俗之龐，化民以道。肇建學宮，俎豆詩書。英俊如雲，從於後車。蜀人聚觀，爭服章甫。儒教顯行，齊於鄒魯。兩漢之間，號蜀多才。孰啟其端，先生所培。惜其不遇，惠止一州。使秉國鈞，四海蒙休。俗吏卑卑，僅圖旦夕。孰能起之，俾輔邦國。

張公咏

爲政匪難，患才之卑。才優於事，乃克有爲。惟忠定公，萬夫之傑。屢剖郡符，有聲烈烈。威惠所被，梁益其尤。坐鎮西南，分天子憂。時其寬嚴，陽舒陰慘。談笑指麾，奸強破膽。豈惟善政，可配古人。卓行危言，爲世名臣。將相無功，名隨身逝。誰能使民，廟祀百世。乘風騎氣，公神在天。嗟彼儉邪，敢執公鞭？

三賢贊有序

聖賢之道，以養氣爲本。今之人不如古者，氣不充也。氣不充，則言不章；言不章，則道不明。予竊有意於道，而患委靡不振，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，求於往昔，得三人焉。曰司馬子長、曰韓退之、曰歐陽永叔。三人皆氣豪辭雄，有振衰立懦之功。因各爲贊辭，時觀之以自勵。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，非敢以是爲足也，作《三賢贊》。

司馬子長

三代之隆，斯文顯然。惟太史公，震蕩奮騫。江河之深，泰華之高。大包宇宙，小析絲毫。唐虞盛德，湯武峻功。春秋之辭，楚漢之雄。韋編竹書，金匱石室。千載遺亡，公手紀述。掃

刮晦蒙，揭茲日月。上翼典謨，下昭大法。彼敗降者，名將之孫。公白其辜，覆謂多言。凡人受辱，孰不就死。所不死者，建大名爾。名立不磨，赫赫峨峨。比績丘明，功孰少多。卓哉英賢，允矣良史。何人無知，巷伯是擬。公去千年，斯文湮沒。紛紛鄙夫，敢繼公筆？

韓退之

漢後七代，道喪言焚。不有先生，孰興斯文。先生之生，志豪氣雄。手抉百川，注之使東。刮垢去腐，煥其一新。詆排佛老，扶起孟荀。誰興朽骨，天子是迎。請投水火，以滅禍萌。喁喁鱷魚，爲潮之毒。帝念南氓，俾往殲戮。大海茫洋，五嶺蒼蒼。發爲文章，震蕩激昂。山不足高，海不足深。斯文在茲，無古無今。惟鄒孟子，仁義干戈。先生在唐，與之爲徒。籲此何時，愈下彌衰。先生不生，孰扶孰持。是氣長存，磅礴上下。有繼徽猷，不在來者？

歐陽永叔

宋至仁宗，文治告成。寔生偉人，以鳴太平。偉人爲誰，曰歐陽公。宗孟繼韓，蔚爲文宗。五季之末，支離黷昧。公曰嘻哉，非予疇繼。刪煩剷華，去其艱深。大濩咸池，厥音沉沉。如玉之溫，如波之澄。不撓不驚，既暢且明。伊周以來，以文致窮。千載惟公，躋身顯融。既掌帝制，亦預國政。正色危言，以犯以諍。維蜀有蘇，出公門下。謂公斯文，可比韓愈。公之謂

蘇，托以斯文。後世誦公，哲於知人。何哉巨儒，以多爲貴。人也可欺，天也可畏。

尚友五贊有序

有憂世之志，而無經世之才，有經世之才，而無成物之德，欲以有爲於天下，皆古昔之所難也。聖賢之跡，不見於世也久矣。慕事功者，多蔽於卑近；務高遠者，每病於難行。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，功業赫然可稱，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，得五人焉。皆天下之才士，今世之所未聞，而余之所願學者也。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，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，此余之志也。以五君子爲足法，而不以大者自望，非余之志，亦非五君子之志也。

諸葛武侯

漢治任法，難乎大臣。惟忠武公，千載一人。綜覈萬變，以義而動。虎躍龍驤，天下震恐。極其智能，亂不足平。天實厄之，大勳無成。成敗紛然，處之甚暇。論其所存，伊呂流亞。古學不傳，士氣益卑。公心不亡，百世之師。

陸宣公

士不知義，以國爲外。媚悅取容，自爲身計。嗟吾先生，慨然哀之。君非堯舜，愧見色辭。

諫書如雲，指訐遺闕。忠邪義利，不少撓折。事雖多違，言則長存。用諸天下，可安黎元。豈若俗儒，以文嬉戲。先生見之，當爲流涕。

范文正公

古之至人，忘己徇民。一夫顛連，如疾在身。此義不明，貴我賤物。以民自奉，恬不加恤。孰若先生，惟民之憂。飲食夢寐，四海九州。先事而言，庸狡所忌。就其所成，允足經世。世之通患，溺於故常。聖法皇猷，皆以爲狂。誰能致遠，而舍車馬。敢謂先生，不在天下。

韓忠獻公

生民難堪，天下大器，必能容之，而後可治。大人之量，喬嶽巨川。未嘗有爲，萬物資焉。豈若淺夫，露其才智。初如可喜，卒敗大事。堂堂魏公，宋之宗臣。元氣流行，爲初爲春。欲名其功，公本無作。視其用舍，爲民憂樂。世彌遠矣，孰尚嗣之。我觀九州，悠悠我懷。

司馬文正公

儒者之澤，大行於民。伊周以來，惟公一人。始末可爲，萬鍾不受。逢時多艱，爲世父母。凡民之心，惟久乃安。欲其即從，聖人猶難。亦獨何修，政化甚速。誠於爲善，四海悅服。用

術相欺，惟恐不深。公神在天，汝果何心？

云敞贊有序

捐其軀有益於天下，君子之所樂爲也。而況身不至於死，而有益於世教者乎！宜乎趨義者之衆也。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，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。死於利者，首交於世；而爲義死者，歷數百年無一人。豈其所重在彼，而所輕在此哉！知利之可以養生，而不知其可以傷生，知義之或至於殺身，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。古之仁人義士，視刀鋸如飲食，恬然就之而不辭者，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？見義明而慮道遠，如是而死則安，如是而生則辱；如是而富貴則足耻，如是而貧賤則可樂。故其取舍之際，斷乎其不苟也。

師弟子之義，與君臣父子等，古人蓋甚重之。漢之時猶未變，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。勝卒，后素服五日，以報師傅之恩。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，群臣不以爲過，則當時之俗，猶可見也。風化成於上，雖以強臣亂賊之威，指叱鼎鑊，以待天下之士。而士生乎其時，猶有赴難蹈義，正色疾趨，而不顧者。此漢所以爲盛也與！王莽之殺吳章，欲禁錮其子弟。門人多更名它師，而平陵云敞幼儒，爲大司徒掾，獨自劾吳章弟子，收抱章尸，歸棺斂之。當時以是高之，比爲樂布，而敞竟以是名後世。敞學術不可考，後嘗仕莽，爲魯郡大尹，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。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，誠志義之士也哉！章弟子千餘人，賢於敞者必衆矣，畏禍惜位，竟泯

滅無聞。而敝之名與朱雲相上下，慕義之士，其可不勉乎？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，非知道君子不能。斯心也，任社稷托幼孤，將無所不可，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，余是以贊之，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。贊曰：

人之趨勢，皆若可托。觀於生死，乃見厚薄。朝以爲師，暮則背之。人實易誑，心其可欺。嗚呼云生，志剛氣烈。曷以知之？偉然大節。妻子在後，鈇鑕在前。所見者義，吾何恤焉。吾身可恤，師其可負。視更名者，犬鼠之伍。道喪民散，俗益壞偷。面恭背違，犬鼠所羞。不趨其難，矧徇其死。我獨何人，嗚呼云子！

楊喬贊有序

富貴不可輕也，然人不能輕富貴，則不能處富貴。捕虎者，未嘗畏其爲虎，故帖耳受尾，而惟吾之擒。知其爲虎而畏之，則必爲所噬矣。人惟內有所重，故視外物也輕。天下之物，舉不足動其心，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。一爲物所動，將爲物役之不暇，而何暇用物哉。東漢固多節士，及其衰也，貪懦者處大位，而君子皆困於下。故小人得志，以至於亡。不然，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，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，況若是其衆乎？

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，然吾觀其人，不出孺子下，蓋其志可尚也。人有慕富人之財，而挑其女以逃者。爲利所役，視富人若王侯將相，視其家若鈞天帝宮，而不知其爲可耻也。

由君子觀之，苟不以義，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，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，曾何足願乎？萬乘之主，天下之至貴也。妻帝之女，人臣之至榮也。喬惟恐爲所污，餓死而不辭，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？使喬不死，命爲大臣，屬以天下，漢猶可興也。桓帝不爲天下慮，而爲一女計，可謂不知人矣。喬之賢，豈可以女子誘哉！然桓帝雖不知喬，而知愛其才，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，獨喬難遇耶！吾常喜孺子爲人，飢不可得而食，寒不可得而衣。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，雖不可以優劣，而孺子尤可慕，蓋漢季一人而已。及觀喬事，壯其志，喟然嘆曰，孺子不孤矣。吾求友於古人，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！世皆知重孺子，而不知喬，可恨也。作楊喬贊，使人知重喬者，自余始。贊曰：

人之器量，有小有大。或盜一錢，或讓天下。天下雖大，一錢之積。觀其用心，大者可識。吾謂楊喬，可爲三公。屈以非義，萬鍾不從。曷由知之？有大人節。帝女不娶，利豈能奪？其中所重，在義與道。視卓操輩，穿窬之盜。伊誰可方？孺子之倫。永言尚友，卓哉二人！

田疇贊有序

智勇人之所有也，善用之爲難；忠義人之所慕也，審處之爲難。天下非無豪傑之士，而功不見著於世，何耶？豈其智勇之不及，忠義之沮喪與？用之失其時，處之違其機者衆也。苟或不用於曹操，則可以比子房。董卓呂布不爲逆亂，則可追韓彭。廉丹王尋爲漢而死，則可以

與周苛等。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，其跡同，而其所爲異也。

漢末之亂酷矣，余求奇士於其時，得一人焉，曰田疇。忠不避難，勇不畏死，奮然感劉虞之遇，而思爲之報讎。公孫瓚既亡，謂可以盡力者，漢室而已。故應曹操之辟，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，故辭封侯之爵。介不同俗，清不悖倫。忠在樹功，義不苟合。其才良，其行果，蓋豪傑之士，非當時奸雄所及也。論者眩於成敗，使操以成功見取，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，豈不謬哉？孟子曰：『人有不爲也，而後可以有爲。』若疇者，庸非其人耶！其不成功者，命也。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，衆矣。善觀人者觀其志，不觀其事，觀其器不觀其位。由是而言，士之不幸者，獨疇乎哉！吾是以悲而贊之，其詞曰：

古之觀人，不於用舍。考其所存，以第高下。譬諸龍駒，垂首糞車，豈以其賤，斥之爲駑？齊侯千駟，如南面王。仲尼之嘆，夷齊有光。漢季分爭，得國者操。吾獨何爲，田疇是悼？操雖據國，犬鼠之雄。殺后無君，天下不容。奚若田疇，忠義蓋世。委質劉虞，身死靡二。使受之命，爲漢大臣，殺操復漢，必不顧身。嗚呼鄙夫，惟利是就。誰能爲疇，我與爲友。

李太白贊

唐治既極，氣鬱弗舒。乃生人豪，泄天之奇。矯矯李公，雄蓋一世。麟遊龍驤，不可控制。秕糠萬物，甕盎乾坤。狂呼怒叱，日月爲奔。或入金門，或登玉堂。東遊滄海，西歷夜郎。心